

梦幻快递

范小青
著

范小青文集·
〔短篇小说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范小青文集·〔短篇小说集〕

梦幻快递

范小青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快递/范小青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8

(范小青文集)

ISBN 978-7-209-08883-1

I. ①梦… II. ①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975号

梦幻快递

范小青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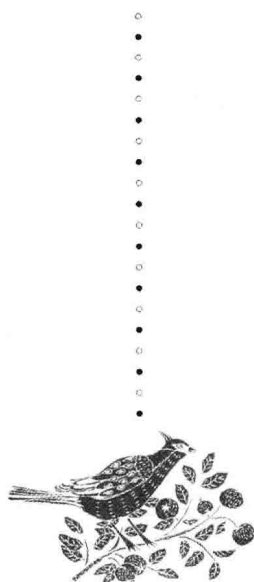
规 格 16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
ISBN 978-7-209-08883-1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
·
目
录
·
·
·

001	我在小区遇见谁
013	五彩缤纷
026	名字游戏
039	谁在说话
050	下一站不是目的地
064	真相是一只鸟
076	梦幻快递
088	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
101	短信飞吧
112	今夜你去往何处
124	今天看见出了太阳
135	谁知道谁到底要什么
145	天气预报



154	那年夏天在海边
164	我们的会场
174	寻找卫华姐
186	越走越远
196	生于黄昏或清晨
208	接头地点
220	来自何方的邮件
230	我们都在服务区
244	茉莉花开满枝丫
258	我在哪里丢失了你
268	出 场
281	你要开车去哪里
291	国际会议

：
我在小区遇见谁
：

我在一家代理公司上班。

当初我老板决定录用我的时候，我是立刻就向我父母大人报喜的。在我家乡那小地方，儿子在大城市的公司上班，足够他们满足好一阵子的。

关于我们公司的业务，用我老板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人民有人民币，人民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干。当然，我老板也是有素质的人，违法的他事不干。我也不干。

其实最早时我老板是搞家政服务的，后来业务渐渐拓展，公司渐渐壮大，从老板一个人发展到连老板四个人。我们所接的单子，一部分是网上订单，一部分是委托人看到我们的业务广告后找上门来填单委托的。

这里边的情况并不复杂，也不离奇，视具体情况分类而定。比如像找保姆之类，一般都是上门来的，又以家庭主妇为多。开始的几年，雇主对我们提供的保姆评头品足，挑肥拣瘦，十分不满，但是很快事情发生了逆转，现在轮到保姆挑剔雇主，小孩我不看的，内裤我不洗的，高楼的窗户我不擦的，买菜你们自己买，免得怀疑我落菜钱，什么什么什么都要你们自己搞定。

雇主们可怜巴巴点头称是，似乎只要保姆能跟她回去，供她个祖宗也愿意。

至于像代送鲜花那样的单子，一般在网上就能确认，不一定要眼见为实的，何况现在眼见的也不一定就为实。只要用支付宝把人民币支付到我老板的银行卡上，我们就替他把事办了。

有一天，我老板照例在 QQ 上兜览生意，忽然有人提问说，你们能代理看望一下老人吗？我老板灵光顿时闪现，立刻回复说，只有你想不出的，没有我们代理不了的。

就这么简单，我公司开辟了一项新的业务。

现在我手里的这单活，就是去代望老人。不过单子不是我本人接的，我接到的已经是我公司自己制定印刷的十分规范的访问单，上面有委托人的姓名、电话、地址，当然更重要的是被看望人的姓名、电话、地址。等我完成了看望任务，被看望者在访问单上签上名字表示认同，至此我的任务完成。

虽然这是我的代理生涯中头一单代望老人的工作，可我不但没有给予十分重视，还比较掉以轻心，因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了，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装孙子的姿势，搞定一两位老人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说心里话，接到这单活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我的父亲母亲，我和我父母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我也有一段时间没和他们联系了，但是千万别以为我会动一点恻隐之心，千万别以为我会赶回家去看望他们，或者也让别的代理公司代我去看望他们。

决不。

我父亲是小镇上的小学老师，我母亲是小镇医院的护士，他们退休以后的工作，就是一起关心除了我的内心想法以外的所有关于我的一切。

最后一次和他们通电话大约是两个月前，或者是一年前，也或者是其他什么时间，反正内容都是一样的，时间就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威胁我说，如果我再不能踏踏实实地稳定下来，还在槽里槽外跳来跳去；如果我再不认真确定一个对象，还在婚姻的菜场里挑来挑去，他们就要搬来我所在这座城市来指导我、监督我。我说，爱情曾经来过，徒留一地悲伤，父母如果再来，只剩数根肋骨。他们立刻服软了，低三下四哀求我说，你明明知道我们来不了，大城市的生活我们不能适应，生活成本那么高，我们还要省下钱来供你买房结婚生子。

和天下许多成年未婚子女一样，他们不来纠缠我，已是上上大吉，难道我还会送上门去引颈受戮，我有那么贱吗？

我还是赶紧代表客户去看望他家的老人吧。

我先看了看单子上的情况介绍，这才发现，委托人没有名，只有姓，姓王，

王先生，委托我们去看望的人，也一样，姓王，王先生。也就是说，王先生委托我们去看望他的老子王先生。没有什么离奇的，有姓没名，无所谓，王先生和王五王六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要他能够为自己的委托买单，他叫王什么都一样。

我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单子上填写的地址，是一个年代已经很久远的住宅小区，估计是在上个世纪的什么年代造起来的，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我呢吧。不过我进了小区后，发现这里边地盘倒是蛮大的，不是一眼就能望穿的，我认真看了下具体的位置，又认真看了看小区楼与楼之间的排列，觉得有点凌乱，一时竟没有琢磨出我要去的楼应该朝哪个方向迈步，看到路旁有位大妈正朝我打量，我赶紧向她求助。她看了看我，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先跟我说，我眼尖，一般进小区来的，没有我看不出来的，可到了你这儿，我眼拙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倒看不出来了，不是快递，也不是抄表的，更不是送水的。

我有那么落魄吗？我赶紧告诉她，我是代理公司的，我受人委托来看望老人——她一听，随即过来扯住了我的手臂，激动地说，哎呀呀，巧了，巧了，就是我，就是我，是我女儿委托你来看我的。见我发愣，她又补充说，我女儿昨天已经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你们今天要来。我疑惑地说，你能确定是你女儿，不是你儿子吗？大妈说，是我女儿，我没有儿子。我拿出访问单又看了看，我说，可是委托我们的是一位先生呀。那大妈说，可能是你们搞错了，确实是我女儿委托的，也可能是我女儿又请别人代理委托的，那人可能是个先生吧。大妈这么通达大度，把可能的责任先引到自己身上，我也就检讨说，也可能是我同事把你女儿的性别搞错了。大妈点头称是。

既然如此巧遇，我也就不客气了，在大妈的引导下，到她家去。踏进她家门的时候，我暗自思忖，大妈真没有警惕性，她怎么不担心引狼入室。我不知道是人老了会丧失警惕性，还是这位大妈天生就没有警惕性。现在社会这么乱，入门抢劫甚至杀人灭口的事情天天有报道，老太太难道不看新闻吗？

大妈热情地邀我坐下，一边给我泡茶水，一边对我说：我女儿，她还是那样忙，她身体怎么样？我哪里知道她女儿身体怎么样，但我肯定会拣好的说，拣让她放心安心的说，我吧啦吧啦说了一堆，也不知道我描述得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她女儿的情况。开始我对自己的无中生有还有点儿忐忑，但大妈开心而

满足的表情，让我放大了胆，越说越离谱了。我甚至说到，她女儿是因出国才不能来看望她的。这时候大妈才“咦”了一声，我立刻意识到豁边了，正欲弥补，大妈却替我圆了场。她说，这么说起来，她昨天给我打的是越洋电话哦。既然她老人家信任我，我也就不客气了，继续往肉麻里说，那是那是，你女儿孝顺哪，到了国外还给您打电话，那可是国际长途，电话费很贵的。大妈又点头称是。终于将女儿的情况说够了，大妈转换注意力了，她开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我被她看得有点发毛。我说，大妈，我长得耐看。

大妈看过我以后，就开始问我话了。你结婚了吗？我说没有。大妈又问，你多大了，我说多大了。又问，你工作稳定吗，我说稳定。又问父母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干什么的。还有一大堆的问题，我有的如实回答，有的欺骗她，但总的来说，我说什么，大妈信什么。最后她说，奇怪了，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还没有结婚呢，和我女儿一样，方方面面条件都好，就是不找对象——我想不通，你们两个，见了面也没感觉吗？

我晕。

居然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就想给女儿拉郎配，真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比起我妈也毫不逊色哈。

我得打断她的不切实际的妄想。我提醒她说，大妈，我不是你女儿的同事，我没见过你女儿，我是代理公司的，是你女儿委托我们来看望你，我们公司有这项业务，收费的。

听说女儿出钱请人看望她，大妈更加感动，说，你看看，我女儿就这么孝顺，自己没有时间，同事朋友都忙，她宁可出钱也要来安慰我。

我的任务很顺利，眼看着就要圆满完成，只剩下最后一个环节，请被看望者签字，可是我的手伸进口袋时我突然愣住了，才想起，别说委托人从王先生换成了王女士，被看望的老人，也一样从先生换成了女士。我正有些疑惑，只见大妈眼巴巴地盯着我问，你下回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说，那要看你女儿什么时候再来委托我们。

大妈的眼神立刻暗淡下去，说，你不会再来了。我问为什么。大妈说，其实，我没有女儿。

我又晕了一次。

她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她是闲得蛋疼拿我寻开心呢，我不能对大妈爆粗口，我可以忍气吞声，但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我说，算我瞎了眼，走错了门，看错了人，可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没有女儿，刚才硬要拉我当你女婿的是什么意思呢。大妈说，嘿，我是看电视看的，电视里天天演妈妈逼女儿找对象，我没当过妈，我没有体会，今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我呛她说，大妈，你可不是没有孩子的人，你和我妈一个德行。大妈高兴地说，是吗是吗，你妈在哪里——我说，大妈，赶紧打住吧，你这是拿我当陪聊，你不会不知道吧，现在聊天也要——“聊天也要付费”这几个字我是硬生生地咽下去了，不是我改了性子，是我怕了她，我没招没惹她，她就给我唱一出空城计，我若是向她收钱，她不定使出什么夭蛾子来整我，算了算了，远离老人，留点自尊吧。

我临出门时吓唬她说，大妈，你胆子真大，你随随便便就让我进来了，你太轻信别人了。大妈说，这可不是我轻信你，是你轻信我哎。我气大了，又威胁她说，万一我是个坏人呢。大妈朝我看看，摇了摇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哪里有坏人，没有人，好人也没有，坏人也没有，人影子也没有，鬼影子也没有。

我从她家出来，在小区四顾，果然很冷清，只看到几位老人在小区里慢悠悠地转着，我心里一惊，莫不是传说中的鬼城？可是明明小区里是有人的嘛，虽然是老人，老人虽然老了，可他们是人，不是鬼。

虽然小区的楼牌号比较混乱，没有秩序，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访问单上填得清清楚楚的楼牌号，我现在就站在楼门前了，只是因为吃了头一次的教训，我学乖了一点，先照着访问单上留的客户电话打过去，电话响了两声，有人接了，我说，请问是王先生吗？对方说，你打错了。我“咦”了一声，对方立刻说，骗子，骗子还咦什么咦，就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楼前想了一会儿，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只好又打电话回公司，重新确认了地址和电话无误，我就直接上楼去找人了。

上了楼，我按门铃，铃声清脆响亮，可按了半天，始终没有人接应。我换个办法吧，抬手敲了一下，嘿，门立马就开了，我又忍不住“咦”了一声，但很快就将“咦”字缩回去了，咦什么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人人的脾气，也许老人不喜欢门铃声呢。

这回对头了，是位老先生，他一手把着半开的门，一手遮着眼睛想看清楚

我的脸面，我凑到他面前，让他瞧仔细了。

老人家朝我点了点头，估计对我的长相还算满意，问我说，你找我吗？我见他年事已高，又具有知识分子模样，赶紧汇报说，老人家您好，是您的儿子委托我来看望您的。

我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根本和一个“您”字沾不上边，这会儿左一个您，又一个您，您不离口，这让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长了一个层次，是个文明人。

老人家却并不因为我跟他来文明的，他就跟我客气，他可是一点也不文明，也不礼貌，鼻子里重重地喷出一股气，冷笑道，省省吧，少来这一套。我向来反应灵敏，立刻知道老人家是对儿子有意见呢，我赶紧吹牛拍马撮合他们。我说，老人家，您儿子是个孝子哦，他特地找到我们公司，请我们代理，是付费的。老人家继续“哼哼”说，黄鼠狼给鸡拜年呢。我心里暗笑，但面子上我得做足了孙子。我陪着笑脸说，老人家，您这比喻，嘿嘿……老人说，怎么？我说得不对吗？我还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吗？不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他硬说自己的儿子是黄鼠狼，自己是鸡，我也拿他没办法，但是我得想办法让他接受我的看望，在访问单上签名，我好回去交差，按月领工资。我耐心说服老人家，您儿子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回来，所以让我来——其实也不会太麻烦您，您只要在单子上签上您的大名——老人家硬是不给我面子，拒绝说，我不会签的，我又没有让他找人来看我。我再引诱说，老人家，您如果不签字，那可不合算呀，您儿子付费可是白费了。老人家说，白费？白费才好，别说这点费白付，这个儿子我都是白养的。我再换个地方打一枪，我说，老人家，现在有了法，子女不回家看父母，会违法的，您不愿意您儿子违法吧？老人家抢答道，我愿意他违法，我希望他违法，他违了法，就进去了，就不能委托你来看我了。

我自以为算是个能瞎掰瞎扯的货，可这风烛残年的老人家竟也不比我差，而且他比我有耐心，沉得住气，这原因我也知道，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他不要赚钱，我要赚钱，人一要赚钱了，心态就不一样了。

但我还好啦，我虽然急于要赚个开门红，但我知道性急吃不了热豆腐，我更知道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只有白掉的砖头。所以我不毛躁，我比他更有耐心，更沉得住气。我暗地里运了运气，重新再开始。我说，老人家，您的手一直支着门，

会累着的，不如让我进屋坐下来慢慢谈。我这一说，老人家的手果然放了下来，只不过我立刻看出来，他不是要让我进屋，他是要关门了，我的心往下一沉。正在这时候，屋里边有动静了，出现了一位老太太，说，我正在午睡呢，你们吵醒我了。

我正要道个歉，那挡着门的老人家却说，你不用和她说话，她是个聋子。我奇了，聋子还能被吵醒。老太太又生气说，我虽然耳朵聋了，但我配戴了助听器。我又奇了，睡觉还戴助听器，怕没人吵醒她吗？

真搞不懂他们。不过好在我并不想搞懂他们，我也不觉得他们有多奇葩，有我的父亲母亲作参照系，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被老人萌倒的。

我递上两盒保健品，告诉他们这是他们的儿子委托我代买代送的，可那老人家鄙夷地用眼神拒绝了我，还好那老太太用的是另一种手段，她伸手接了过去，说，干吗不要，不要白不要——我看看是什么。她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下，立刻就推了开去，说，喔哟，以为什么东西呢，这不是保健品。我指着盒子解释说，您仔细看看这上面的说明，是保健品，活络筋骨，强身健体，等等。老太太说，这是虚假广告，骗人的，以不毒死人为底线。

我不能再和这两位有文化的老人纠缠下去了，我赶紧掏出委托单说，王先生，请你签个字吧。老人家又立刻翻脸说，我不姓王，王八蛋才姓王。真出了奇，他说他不姓王，我倒恰好是姓王，他是在骂我吗？我且忍了，听他继续数落道，别说我不姓王，就算我姓王，他个王八蛋也不会来看我，更不可能付了钱叫别人来看我。我忍不住说，您是大学教授，说话怎么这么粗鲁？老人说，孔子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天哪，他居然用孔子的话来骂人。

任凭我历经风雨饱受重创跌跌爬爬走到今天，我还没碰见过如此有水平的老人家呢，有人说是老人变坏了，有人说是坏人变老了，我不知道到底哪者说得对，我只是气得两眼翻白，忍不住说，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子帮你解决。

其实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子也一样解决不了。最后的结果使我很受伤，刚刚出马，就跌落下来，我可没脸回公司，在大街上茫然转着舔伤口呢。忽然我看到路边有一家花店，我咬咬牙，隐忍着作痛的小心脏，去花店买了一束玫瑰花。

我捧着花又回到那个鬼见愁小区，这回是那聋子老太太开的门，她一开到花，就冲着我说，还没毒死我们，就来送花圈了？我说，这不是花圈，这是花。老太太说，把花圈起来，就是花圈，你以为他不想给我们花送圈吗？

明明是我买的花，她又归到他儿子头上，那儿子岂不是冤哉枉也，可我才不会为他鸣冤叫屈，我自己的冤屈还没得解呢。何况以这老两口的奇葩思路，我要是送黄金，他们肯定认为儿子要逼他们吞金自杀，我要是送钻石，他们会说里边有毒辐射，我要是送大粪呢，他们一定把大粪朝我当头一泼。

为了预防他们泼我大粪，我必须得后退一步，可我实在是没有退路，身后就是楼梯，后退一步我就滚下去了，还好那聋子老太没有逼我滚下去，她还主动和我说了话，她告诉我说，喂，其实我不是聋子。我朝她耳朵上夹着的线看了看，她就揪了下来，递到我眼前说，你看，假的，不是助听器，就是一根普通的线和一只小塞子，是我自己做了骗他们的。

我不知道她要骗谁，不过我还是小心一点，原先我以为以我这样的鬼马之才，亲自出马对付几个老人，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是事实无情地击毁了我的自信，我知道错了，我知道老人也不是好对付的，我千万不要再自以为是了，搞不好我被一个聋子老太卖了还替她数钱呢。

那脸可真丢大发了。

小心归小心，我的任务还是得想办法完成呀。我说，老人家，既然你不是聋子，那就太好了，我刚才在你家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你们的儿子——老太太朝我摆手，我奇怪说，怎么，难道你们没有儿子？老太太重新把那根做摆设的线夹到耳朵上，对我说，你说什么，我耳聋，听不见。我喷她说，你不是戴着助听器吗。老太太说，这个助听器效果太差，便宜没好货，他们说得买两万元以上的才听得见。

这事情实在太诡异、太恶心，我终于要被他们气走了，我也应该被他们气走了，我把访问单朝他们的桌上一摔，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

真是还不行，因为意外的事情又接着来了，老两口见我要走，赶紧招呼我等一下，他们找了笔来，居然主动在访问单上签了名。

我又觉得离奇，问道，那你们承认这个委托人王先生是你们的儿子啰。他们神回答说，我们签名，只是我们向你表示歉意而已，因为你的骗术没有得逞，

我们虽然年老，但防骗能力还是有的。我赶紧拍马说，那是超强的。他们说，你也辛苦了半天，陪我们说了那么多假话，也付出劳动了，我们就签一下名而已，举手之劳，与人玫瑰，清香自留。

真有学问，这样的话我听都听不懂，他们都说得出来。

我就把玫瑰留在老人的屋里了。

可我还是大意了，出了屋子，下得楼来，我才想起看一下访问单，才知道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他们虽然签了名，但他们签的名，不是我公司需要的名，他们还是不姓王。所以，实际上我还是没有拿到他们的签名，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不姓王，还是不愿意姓王。如果他们真的不姓王，那就是委托单出了差错，如果他们本来姓王，现在却不愿意姓王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和自己的儿子之间早已经断绝了关系呢？

我心里头顿时一闪，我又联想到我的父母大人了，一时间我甚至觉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我恩断义绝了呢，我掏出手机给父母家打电话，却没人接电话，再换打手机，手机也停机了。我这才恍惚记起，他们似乎有日子不来骚扰我了。不过我可没指望他们已经放弃了我、不再来纠缠我了，绝不可能。即便我不是他们亲生的，他们也早就把我当成亲生的一样折腾了。

可我还是不能回公司呀，这单任务可是我代望老人的首秀，就这么铩羽而归，不是我的风格。

现在我又站在凌乱的楼幢之间了，我比第一次更绝望，完全没了方向感，我茫然无目的地走啊走啊，走到小区的门口，看到门卫室的时候，我心里一惊，难道我承认失败了？难道我知难而退、望风而逃了？

小区保安年纪也不小了，他大概很少在小区看到我这样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所以直盯着我看，我可是怕了这小区里的奇遇，我应该逃避他。可是，除了他，小区空无一人，我还真不能逃避，我上前把访问单递给他，请教他说，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地址到底有没有问题。他一看，立刻笑了起来，没问题呀，就是你刚才进去又出来的那个楼嘛。我一听，感觉有戏，赶紧追问，他们家有儿子吗？老保安说，有呀。我没料到进展这么顺利，担心不牢靠，再追问，你怎么知道？老保安说，我是保安，守在门口，我天天看到，怎么会不知道。我有了奇的感觉，赶紧问，你天天看到谁？老保安说，当然是他们的儿子啦。

我又更奇了，难道他们的儿子天天来看望他们？老保安说，奇怪，他就住在这里嘛，不叫天天来看望，那叫天天回家。

既然他和父母是住在一起的，为什么还委托我们看望他父母？

你们可能早已经觉察出来了，我的思路出了问题，因为我太想完成任务了，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一开始就认定他们就是我要找的王姓人家，人家明明不承认姓王，何况人家明明是父母和儿子住在一起的，我却偏要强加于他们，我感觉自己走火入魔了，赶紧换个话题说，他们家那老太太一会儿聋，一会儿不聋，她到底是不是聋子？那老保安“切”了一声说，又装神弄鬼，那个聋子早就死了。

我简直服了这家人，我简直服了这个小区，但我实在又不能服他们，如果我服了他们，我这一趟就算是白跑了。

我在外面随便吃了点东西应付一下肚子，耗掉些时间，我越想越不能甘心，房子明明就是那个房子，电话也明明就是那个电话——我再次拨打了那个该死的电话，电话铃只响了一声，就有人接电话了，真够快的，我也抓紧了快问，是王先生吗？对方说是。终于找到王先生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很快我又奇道，王先生，为什么我中午打电话时你不承认。他说，中午不是我接的。我更觉不可思议，说，难道你家里的人不知道你姓王？他说，他才不是我家里人——家里人个屁，一间朝北的小屋收我八百块租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那一家的租客，难怪中午我去的时候有一扇门一直关着呢。可我还是有奇，我说，我怎么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那王先生说，我听你的声音也不陌生呀。

废话少说，我直奔主题，不仅确认他姓王，还确认了他们确实知道儿子委托了人去探望他们，他们正在家翘首等待呢。我心想，这回看你再往哪儿跑。

我赶紧再次上楼进门，中午那一对知识分子老人不在，换了另一对老人在，果然是待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屋子很小，光线很暗，我乍一眼看过去，怎么觉得他们有点儿眼熟。我奇怪说，咦，我在哪里见过你们？他们对我，竟然也有同感，说，嘿，你好面熟啊。

我想到熟人好办事，如果我和他们有交情，那他们一定不会再为难我，我就可以拿上他们的签名走人了。所以我得赶紧把他们想起来，可我仔细地想了又想，却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谁，从前同事的长辈？没有印象。前任女友的父母？也没有印象。大中小学的老师？更没有印象。

明明是熟的，却又想不起来，明明就在眼前，却又觉得遥远，我有些沮丧，只好玩老一套的把戏，套近乎说，老人家，原来你们是租房子住的，你们不是本地人啊。那老人说，我们原来一直是住在一个小镇上，离这里很远，我们的儿子很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就留这里工作了，是公司白领。我觉得这下对上号了，赶紧说，这就对了，你们的儿子很孝顺，他工作忙，抽不出时间，何况最近又出差了，所以委托我们代理公司来看望你们。

老两口很高兴，除了不停地感谢我，还主动跟我聊了他们的情况，那老先生说，我在小镇上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我一听，心里居然瞎跳了一下。那老太太又来戳我心惊，说，我从前是镇上医院的护士，后来退休了。

我感觉有点儿不对劲，随便应付了几句，就想提前结束任务了。我拿出访问单请老先生签名，老先生爽快地签上名，我接过来一看，竟然和我父亲同名，我心里忽然有一点儿异常的敏感，赶紧编造说，这访问单需要老夫妻双方都签名，他们也信了，老太太也麻利地签上名，我再一看，竟是我母亲的名字，这回小伙伴彻底惊呆了。再仔细看他们，我认出来了，怎么不是我父母亲呢，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呀，他们难道不认得我了吗？我也在访问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其实这名可以回公司结算时再签的，但我提前签了，我把访问单递过去给他们看，他们一看我的名字，笑了起来，说，这不就是我们儿子的名字嘛，你不就是我们的儿子嘛。

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互留了新的联系方式，就和他们道别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回到公司，我告诉同事说，今天巧了，我上门代看的居然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同事说，那就奇了怪，他们不就你这一个儿子么，你又没有委托你自己去看望他们，那是谁委托的呢？我说，那就是他们自己委托看自己的。

我老板毕竟比我们精明，更比我们有经验，他看了看访问单，跟我说，你父母的名字是你签的吧。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我老板说，你自己看看，跟你的笔迹一模一样的嘛。

我老板见我紧蹙眉头，过来拍了拍我的肩，鼓励我说，这就对啦，当初我看中你的，不是你的工作能力，而是你的想象能力，我果然没看走眼。

他没看走眼，我可傻了眼，我还在思索着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老板说，

行了行了，别再编了，你已经编得很赞了。我不服呀，我冤大了呀。我说，老板，你凭什么说我是编的。我老板笑道，那个小区本来是一个无人区嘛。

原来，我去的那个小区早几年就准备改造了，住户全迁走了，资金却掉链了，就成了无人区。

但是那张委托单是哪来的呢？

这太好解释了，是我自己填写的罢。